



工作中的彭龙

彭龙 乡村学校里的“软件工程师”

李瑞雪 徐显强 (图片由学校提供)

彭龙荣获四川省2024年“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”称号。



“技术流” 点燃信息化教学的实践热情

2010年,彭龙考入绵阳师范学院。在大学里,他旁听了不少计算机课程,同学们都笑称他是“技术流”。

毕业后,彭龙回到家乡古蔺县皇华中学任教。当时,技术与学科融合的浪潮已经开始席卷全国教育界,互联网技术“连接一切、跨界融合”的特点改变着传统的教育生态。而皇华中学有29个班级,却只有几台多媒体电子设备,绝大部分老师上课不会使用多媒体课件。

初为人师的彭龙,虽然是一名数学老师,但他立志发挥自己对计算机的热爱,把先进的技术植入教学工作中。

2015年,泸州市举办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赛课活动,同事都知道彭龙是“技术流”,便推荐他参加。面对重重困难,他利用国庆假期“闭关修炼”,不断地设计课件和修改课

件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彭龙在县级比赛中脱颖而出,又代表古蔺县参加市级赛课,斩获一等奖。

同年,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了四川省民族地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竞赛活动,经过层层选拔,彭龙最终代表泸州市参加赛课,执教的《同底数幂的乘法》获省级一等奖。

彭龙获奖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学校,年长的教师也有了改变教学模式的兴趣,越来越多的老师投入信息化教学实践。

“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把火。”在彭龙的带动和指导下,皇华中学的老师们热情高涨,积极参加各类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赛课活动,多次获市县级奖励。

“开发者” 打造智能化学校管理模式

担任皇华中学中层干部后,彭龙发现学校的传统管理模式存在低效率的弊病,他决心用信息技术加以改变。

通过彭龙的不断探索,皇华中学于2017年正式在“钉钉”上建立起了内部沟通管理的基本组织架构,相应的管理群逐一建立。

为规范学校管理,彭龙在信息平台上搭建了皇华中学第一个信息化管理应用——自习考勤,值周教师到教室巡课时,在平台上核对提交考勤数据,上课教师就会收到自习考勤登记通知,后台自动统计,教师可以实时查询。如此一来,自习考勤可以一目了然。

解决了老师的麻烦,彭龙又把关注点放到学生身上。

当时,皇华中学学生请假还是使用纸质请假条,经常会出现张三请假李四出门、学生冒充签字等问题,校园安全存在隐患。彭龙尝试在相关平台上搭建应用,开辟了请假新模式——科任教师到教室巡课时,即可给学生批假,班主任核对平台信息后,请假信息便自动推送到门卫,门卫核对后放行,学生出校门后,请假信息自动推送给家长和宿管。

全校数据联动为安全管理带来极大的便捷。

“近年来,彭老师利用晚上、周末、寒暑假等课余时间,进行低代码软件开发,总共开发了40多个应用软件,涵盖了学校教研活动、培训报销、后勤管理、绩效考核等应用系统,这些资源很实用、很方便,也很经济,切实解决了学校管理老大难问题,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,学校也被授予‘智能移动办公单位’‘钉钉AI数字教育标杆校’等称号。”皇华中学校长廖正波高兴地说。

构建教育新生态,推广管理新模式。近年来,皇华中学全力实施智能化管理、智能化教学、智能化研修三大行动,运用低代码技术,构建了“小切口、小研发、小程序、全覆盖”的“三小一全”智能化管理建设和运用模式,降本增效明显。其经验在县内外推广交流,吸引了不少学校前来观摩学习。

“热心人” 让更多的农村学校体验科技的便利

2019年,彭龙上挂到古蔺县教育和体育局学习,负责全县办公平台推广工作。在此期间,他构建了古蔺县教育系统在线组织,在全县推广基础的在线办公技巧。

2020年疫情期间,彭龙第一时间为全县教师编写了网课操作教程,全县7000多名教



彭龙积极在乡村学校推广信息技术。

师迅速上手,14万学生的课程进度得到保障。同时,他还为县教育和体育局开发了学校领导班子民主测评软件,使全县7000多名教师在10分钟内通过信息平台完成测评任务,极大降低了管理成本。

在推广应用期间,彭龙经常接到同事的“热线电话”,咨询应用技术操作等问题,他总是耐心细致地指导。他常说:“偏远乡村学校也是可以搞信息化的,希望有更多的人,投入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中来。”

从教10年来,彭龙用热爱和钻研敲开一扇扇技术难题之门。他说:“科技是冰冷的,人是灵活的,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小功能的研发和运用,让更多的农村学校体验到科技带来的便利,让广大师生真正感受到‘有温度的教育’。”

在他的积极影响和带动下,老师们争相学习编程,一批批年轻教师脱颖而出,共同打通了培训、数据、应用节点,夯实网络、平台、课堂支撑,形成教研、乐用、善治格局,展示了信息技术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。

“只要肯学,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。”彭龙用实际行动让资源匮乏的乡村学校变成了数字化校园。在信息化的浪潮中,他作为万千基层教师的代表,正引领着乡村教育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,用科技点亮乡村孩子的明天。

最有价值的

“新年贺卡”

郭锦宇

我的书房抽屉里,一直珍藏着一张已微微泛黄的“新年贺卡”。

那年我带四年级,为了让孩子们在紧张学习之余,能感受到新年的喜悦与温暖,我决定在班级里举行一场新春联谊会。每个孩子可以带上自己喜爱的零食或者小礼物,与大家一起分享节日的快乐。

联谊会那天,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笑容,个个兴高采烈,把教室布置得花枝招展,特别有新年的气息。桌子上堆满了自己带来的各种零食,有甜甜的糖果、香香的面包等,甚至还有家长亲手烧的糖醋排骨。我的讲桌上同样也琳琅满目,除了小零食,还有不少精美的贺卡,有的一打开还带着悦耳的音乐。

我每拿起一样东西,就会有孩子嚷嚷:“老师,那是我带来的,那是我的……”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和自豪。突然,一张用白纸折起来的小卡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它并不起眼,静静地躺在一堆五颜六色的精美贺卡里。我轻轻拿起来一看,封面用红色彩笔画了一个爱心,用美术字体写上了“新年快乐”几个大字,下面又写了一行“Happy New Year”英文小字。打开来,卡片一面画了两个大人牵着一个小女孩,旁边画了一些五彩的气球和烟花,另一面写了一句话和祝福语:“老师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,长大后也像您一样成为一名老师。祝您新年快乐!”刚想问这是谁的,发现最下方还写着一行很小很小的字:“我的新年愿望: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,永远不分开。”这时,调皮的冬冬指向窗边角落一个位置,说:“老师,这是玲玲的,我看到她放的。”说完,冬冬捂着嘴偷笑起来,其他孩子突然也跟着起哄,笑声和言语里透露着嘲笑,如同一阵寒风,瞬间吹散了教室里原本的温馨氛围。

我顺着孩子们的手指看去,只见靠窗边那个又瘦又小、穿着朴素的玲玲红着脸、低着头,双手捏着书页,显得局促不安。我知道,玲玲父母离异,她跟着父亲生活,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她由奶奶照顾着。奶奶平时靠捡垃圾为生,玲玲平时几乎没有零花钱,更别说像其他孩子一样买贺卡和零食了。她只能自己用白纸画一幅画,做成了一张简单、充满心意又带着心愿的贺卡送给我。那一刻,我的心被揪了一下。我当着全班孩子的面,高高举起那张用白纸折成的贺卡,告诉大家:“这是一张最用心、最有价值、最有爱心的贺卡!它虽然简单,却是玲玲自己花了时间和心思亲手制作的。师生之间、朋友之间,礼物并不在于贵重与否,而在于它所承载的真诚情谊。你们说,我们要不要为玲玲鼓掌呢?”

我的话刚落,孩子们便开始纷纷鼓掌,并抢着把自己带来的零食分给玲玲吃。玲玲抬起头用羞涩又不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那时,我看到她露出了腼腆的微笑,也看到了孩子们之间那份纯真与善良。

那次之后,玲玲慢慢变得自信,也变得开朗了,其他同学也主动与她做朋友。她学习上刻苦认真,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。如今,她已踏上工作岗位,果然如她儿时所愿,成了一名优秀教师。但每到新年,她都会发来真挚的祝福和问候。

而我,也一直珍藏着这张特殊的贺卡,它时刻也在提醒着我:在这个纷杂的世界里,要保持一颗做教育的初心——“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



园丁随笔

孩子,我们不说‘再见’

孙君飞

过完新年,要回到乡村小学去见学生,心情既喜悦又忐忑。我对同为教师的一位朋友说:“这几天,我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——我的那几个学生会不会继续留下来,在班级里读完五年级。”

开学这天,我早早起床,骑上摩托车赶往学校。校园里没有我想象的热闹,甚至有些冷清。我放下携带的坐席用品,直奔二楼教室。孩子们坐得端正,地面刚刚打扫过,黑板也擦得干干净净。师生间目光一交接,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似的。孩子们害怕老师走,因为乡村小学往往留不住年轻教师。上学期,我来这所小学任教一个多月时,外班的一个男生悄悄地问:“孙老师,明年你会走吗?”在大课间时,我带不同班级的学生一起跳绳,还送给这个男生一根跳绳,他大概对我有好感。我不由一愣,然后认真地回答这个男生:“我不会走,我要在这里干到退休。两年后,我就能教你了。”此刻,我看着他班级孩子的眼睛,默默想起那个男生充满期待,又带着疑虑的眼睛。

教室里有两个座位空着,一前一后,增加了空落落的感觉。我绕到孩子们的身后,看了看时间,距离上课还有

20分钟左右。我又走到讲台上,问孩子们在哪里过年,外出务工的爸爸妈妈是否都回到他们身边,带他们玩了什么,又去了哪些有趣的、有意义的地方?就这样一边聊、一边等,班级微信群忽然来了一条新消息,一位妈妈说:“老师,周XX这个学期去镇里上学了。”我提着的心抖了一下,暗暗担忧的事情来得猝不及防。我无心再说话,到镇上读书条件当然会好许多,孩子和家长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
我不是班主任,对一些情况不太清楚,怀着紧张不安的情绪,在教室里转了几圈后,便直奔楼下去找一位同事。班级里仍有一位没有按时到校的同学,这位同事是他的姑姑。我对同事说:“给你侄儿家打电话问问,他为什么还没有到校。”同事给这个孩子的爷爷拨通了电话,过了一会儿,手机转到我的手里,没想到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孙老师,对不起,孙XX到镇小读书了,我刚送他报了到。”我说了许多劝慰老人的话,当挂掉电话时,心里却开始难过,刚才的笑容好像花儿只开放了片刻,花瓣又一片片掉落在地。

这个孩子每天上学放学由爷爷接送,刚才老人讲,他的身体越来越差,

实在坚持不住,这学期只好把孙子送到镇上,让他寄宿。这两个转学的孩子是好友,上学期家访时,几次见到他们晚上在一块儿做家庭作业,前一个学习好,后一个因为沉迷手机游戏而学习困难,正需要同龄人和师长的帮助。我和家长一起想办法,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已逐步得到恢复。现在他去了新学校,老师和同学们会继续帮助他吧?适应新环境需要一段时间,好在他和伙伴转进了同一所学校,甚至可能会分在同一个班级,这个孩子在感到新奇的同时也会觉得踏实放松吧。想到这里,我宽慰不少,拿出一些新期刊带进班级,跟同学们分享其中的故事和插图,迎接新课本、新知识的到来。

中午放学,同学们安安静静地排着队伍走进餐厅,我方才想起自己慌得忘了吃早餐。下午,老师和同学都拿到崭新的课本,我提前备好课,这学期留下来的孩子们悄悄地搬走了那两张空着的课桌及坐凳,放在教室最后面。我走向讲台,默默地用眼睛跟每一位同学问好,说了祝愿和期待,然后领着他们写生字词、读《古诗三首》。一切都像以前那样,可是我讲着讲着竟然

走了神,忍不住问学生,外班那个问我“明年会走”的男孩去哪儿了,我怎么会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一个同学回答,那个男孩也到镇上学校读书了。

下课后,我在宿舍内沉吟了许久,一直在想:在这样一所小小的乡村学校,怎样才能给越来越少的学生、给留守儿童更好的教育?在迷茫和伤感中,我想起校长的一句话:“哪怕学校只剩下最后一个学生,我们也要尽职尽责、坚持到底。”我很快恢复了信心和勇气,拨通那位同为教师的朋友的电话,问他所在的乡村小学走人了没有。朋友回答,他们学校也走了好几个学生,有的还转进了县城小学,因为他们学校距离县城比较近,每学期都有学生转学,别说乡村小学,连乡镇学校人数也在逐年缩减。

我问朋友:“你担心乡村学校消失吗?”

朋友想了想,回答:“孙老师,我们不用担心,即使这所学校关门了,我们也可以到其他学校任教,孩子们永远在教室里等着我们。”

是的,我们不用担心。所以,孩子们,我们不说“再见”,我们总会在同一个地方再见。